



林子全集文畧序

夫文多雜體士寡通才是以拘方之徒偏智獨任
振俗之彥通物自娛吾門人林兆恩席上抱璞帷
下搜奇操觚弄翰耻蹈俗流興辭托意便爾凌衆
雖未可與秦漢爭衡而攀龍附驥亦自致於屬車
者故明經則測聖人之微論史則多秀拔之語敷
表則綴駢麗之句賦綜六義弘藻溫雅上泝騷漢
頗究天人傳効馬遷敘事不穢多託詭語雜以故
實及觀二太子書屬辭高古陳情質直至於原父

子之恩傷骨肉之離借使漢帝覽此巫蠱之禍隨
寢而江充之徒戮沒矣夫江淹效古選蜚聲於文
林韓愈擬漢語馳譽於藝苑蓋其思高千古才兼
昔賢故能應變不匱出奇無窮爾此恩益充厥學
大臻其美彬彬之盛奚慚往哲先歲文宗豫陽田
公校文之暇輒以古體極士所長二太子書寔爲
所贊賞泉守蒲山俞公亦嘗問余曰蒲中多才有
得人焉爾乎余出此恩所製閱之稱歎不已夫孫
陽一顧駿驥價增倍萬楚荆見收奇璞寶重連城

是以人多悅慕索覽於余余病謄寫之難乃令付
梓人綴之以敘

賜進士第福建興化府推官前山西道監察御史
四明三洲章櫟書

林子全集文畧

八閩莆陽林兆恩著

經義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聖人卽統兵者而較守志之爲貴所以勉人也夫
定志不變君子之大勇也豈若三軍之帥以人而
強亦以人而殆乎孔子勉人立志之意若曰天下
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顧所恃者何如耳審
其人己之分不計其衆寡之勢而後強弱可知已

彼孰不以匹夫按劍萬夫莫敵而况三軍之帥節制精兵以橫行於天下固宜莫敢誰何者殊不知得士則疆失士則敗而三軍之帥繫乎衆以安危者也故申軍禮以任衆必用恩以維其情也苟情之既離則士卒亂之於內敵國謀之於外廟筭不勝而大將可坐致於三軍之中建大常以統師必明法以定其志也苟志之既携則卒兩不用上命奸人因起邪圖制勝無畧而主帥可坐劫於建闔之下間足以散其衆也利足以誘其卒也而又重

之以小惠之未徧小信之未孚吾恐三軍有速奔之變主將有予敵之虞矣誰云不可奪哉孰不以三軍振威將帥猶危而况匹夫之徒孤立無助苟變易其心志固宜無敢不服者殊不知資人莫若持已恃衆莫若自強而匹夫之勇守其志以無敵者也故不特隱居不淫而守幽人之貞雖之夷狄之鄉蒙患難之際但見刃可蹈也義不可辱也不特上通不困而執君子之操雖沮之以兵劫之以衆但見身可危也志不可奪也三公不易其介焉

暴政不更其所焉而又加之以忠信爲甲冑禮義
爲干櫓吾見自反有常直之勇萬人有必往之毅
矣誰得而奪之哉由是觀之莫強於匹夫而三軍
爲弱莫危於主帥而一志爲安故許由洗耳於渭
北伯夷採薇於西山雖唐堯之神聖周武之勇智
猶不能易其志而變其操孟明屢挫於強晉李陵
奔入於匈奴此二子號精於用兵而閑於將略者
猶然遭此災孔子之言不亦較然可明徵矣乎是
故君子貴立志也雖然帥統乎兵亦以兵而危志
帥乎氣亦以氣而動然匹夫強於三軍而定志難
於制命故捍敵禦武攻心爲上非有真積之功雖
勇冠三軍莫能定其惟危之勢於是知操存舍仁
之幾集義養氣之度君子日乾乾而不息也

閔子侍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子樂

群賢可進於道而深憫聖人之心也夫聖人紓道
於身恒欲寄之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心
寧有不樂哉且夫子之在春秋也其始也任天下

以行道付之吾身其既也任萬世以傳道付之吾人故當時之侍側有閔子子路冉有子貢焉孰非天下之英才乎言乎其閔子也剛善中存而示之德隅者溫和之可卽德器深厚而見之威儀者易直之可親其氣象則閭閻如也言乎其子路也具剛健之性而見義必爲介然有不可辱之色秉大壯之勇而發強有執厲然有不可奪之威其氣象則行行如也言乎其冉有子貢也剛毅以自持而強立之操不爲枉道以求合直方以自秉而立已

之峻不爲徇人以苟同其氣象則侃侃如也夫四子可進於道如此夫子寧有弗樂乎蓋賢才之畢集旣足以鼓其不倦之休而俊彥之樂親自以愜其成物之素鄙夫之問猶竭兩端而樂告之况乎有上達之機而其德之可成也夫子有弗樂乎互鄉之見猶與其進而樂告之况乎有進中之漸而其才之可達也夫子有弗樂乎故自閭閻而進之則爲中正之德自行行而進之則爲義理之勇自侃侃而進之則剛不至於猛直不流於訐中行

之思庶乎不孤而傳道之望庶乎其少懈矣夫子之所以樂者以此是知夫子之樂其亦慟顏之後思次之意乎是亦夫子之憂也夫子達而在上如堯舜禹湯使求治賦賜應對諸侯由統三軍騫職近民夫子之心也卒天下莫容與諸子共講道惠來世夫子之不得已也愚嘗曰聖人之至樂聖人之至憂也

安見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聖人言地之小者則亦足以爲國矣夫小國異大國者以其地之有大小也而受之先王以藩王室者無不同也冉求所言之志亦其爲邦之猷矣夫子答曾點也以爲由以千乘之國自任固爲邦之志也而求治賦以足民禮樂以俟賢所治之地謂之小邦則可謂之非邦則不可是何也彼明王若天之道以樹侯使之犬牙相制固不能皆大國也而有方六七十里之邦焉明王體比之象以建邦使之枝葉相輔固不能皆百里也而有方五六十里之國焉列爵雖有惟五之殊亦皆天子之干城

也而謂方六七十里者非明王所立之君乎分土
雖有惟三之異亦皆天子之維藩也而謂方五六
十里者非明王所畫之野乎上而欽天子巡狩之
典下而遵諸侯述職之經凡夫司徒以主民司空
以主土司馬以主政而與之以共位者無不具謂
不可擬之以大國之君非也上而守宗廟之典籍
下而納小民之貢賦凡夫五禮以節民六樂以和
民九賦以足民而資之以立政者無不備謂不可
比之大邦之侯非也親親以共理均之爲同姓之

諸侯也其不同者特章服多寡之有辨爾極而言
之不能五十里者孰非大宗小宗之親乎賢賢以
分治均之爲異姓之諸侯也其不同者特土地廣
狹之有經爾極而言之附庸之國孰非維屏維城
之賢乎求也治賦以足民而小邦有養民之政禮
樂以俟賢而小邦有教民之方豈可謂之非邦乎
抑冉求足民禮樂之志固得之夫子適衛之誨也
然以禮樂歸之君子豈不以教之有難於富之邪
卒之仕於季氏亦足以當五六十里之邦矣豈獨

不聞禮樂之教而足民之道亦非也前日之志安
在其亦變其未達之所守與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

聖人慨道術之裂而特表其故焉夫道本中庸天
下之所與知而與能也民鮮能从矣豈非人之自
絕于道也哉中庸引孔子之言以爲道之大原出
於天而麗於人則人固道之會也然必據德有恒

而後可以發天地之蘊必達理不昧而后可以身
道體之全豈謂世道交喪之故而不由人乎哉彼
道也者默運於於穆而流行於古今洋洋乎若天
地之無息固天下之所共由而何有於不行邪其
所以不行者我知之矣蓋知者盡心知性之弗事
而推遠測隱以爲明凡天地不可考之原鬼神不
可度之奧而爲高深之理者悉役志以求之而愚
者真機旣牯於見聞而所知自眩於物則凡仁人
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而爲庸行之常者悉冥然而

無覺夫索隱以求名必不安然於中正之履至理之弗悟必不求適乎大道之衷道之不行職此之由矣吾嘗於知者而冀其明德以端趨於愚者而冀其擇善以復性顧乃縱其高亢之見而安其昏蒙之習幾何不拂經乖則而至於離道之遠也道也者明備於太極而彰著於兩間昭昭乎若日月之縣象固天下之所共知而何有於不明邪其所以不明者我知之矣蓋賢者行怪務以炫俗侈心於沒世之稱凡古今所不由之理聖人不能行之

道而矯拂乎世者蓋將拂人之性而求遠求難者矣而不肖者志不足帥氣苟安於逸豫之私凡道爲天下之至尊德爲天下之至貴而固有於我者蓋將徇己之情而自暴自棄者矣夫行已無法而鑿智必出乎日用之常躬行有虧而所知必昧乎天德之蘊道之不明職此之由矣吾嘗於賢者而冀其利行以達德於不肖者而冀其固執以求知顧乃恣其已甚之行而安其冥行之畔幾何不棄天滅性而至於昧道之原也由是觀之道之在天

下也中而已矣君子之求道也求合乎中而已矣
故精以察道之秘雖愚必明而况知者乎一以守
道之極雖柔必強而况賢者乎此固夫子不得中
行而與而厚望天下之盛心也雖然復見孟子滕
文公之愚也而堅白同異之說知者固如是乎宜
若登天公孫丑之不肖也而無腋無毛之治賢者
固如是乎噫愚不肖勿論可也而知者以其知之
明賢者以其才之美顧卒同於愚不肖之歸亦獨
何與彼自耀其知自逞其能也故聖人之於道也
亦曰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而已

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大賢極言梁民之有勇者仁政之效足稽矣甚矣
得道者多助也惠王誠能教民而用之秦楚雖大
何畏焉孟子作惠王以仁者之勇也其意蓋曰大
道之衰也天下以力相雄長是故大國則制命小
國則受令抑孰知夫反之以本行之以仁所以安
民制勝之道豈有在於力之強弱哉彼梃之於甲
兵其勝敗易知也度勢度力之下固強者用事於

四方仁之於不仁其勝敗易知也度德度義之餘斯仁人無敵於天下故秦楚之民疾視其上矣今以孝弟忠信之徒而制梃以撻之何懼乎甲兵之強秦楚之君虐用其下矣今以恒產恒心之民而制梃以撻之何畏乎秦楚之大以是而正彼之虐民也夫是之謂義兵兵義者王况民心之堅尤有甚於甲也固可以衡行於天下而洒死者之耻其無難矣以是而禦敵之加已也夫是之謂應兵兵應者勝况民心之利尤有甚於兵也固可以得志

於海內而報二國之仇其易易矣自秦楚之民言之離心離德不可從事於危雖加以伯者之節制也猶無救於危亡若徒恃乎甲兵之技而親戚有不叛於寡助之至哉自梁國之民言之可安可危不可與為亂是誠為王民之親上也亦何有於強大雖並棄乎制梃之末而天下有不順於効死之餘哉故謂制梃之足以敵甲兵雖若不量乎強弱而謂仁者不足以勝不仁豈可謂能審興亡者邪吾之所謂發政施仁省刑薄斂誠經國之遠猷復

讐之本務也噫誠如是言也則干矛甲冑之屬六韜八陣之法可盡廢乎曰何可廢也昔者武王之伐殷也前徒倒戈攻後以北雖制梃並廢之可也武王猶有勝負之慮而稱戈比干之誓諄諄焉孟子制梃之言特陳其理如此甚言至仁之無敵以冀梁王之必行者爾故好仁之君當知在已至仁之威亦當知在人甲兵之強此蓋聖人臨事而懼之意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大賢論王者之得民心必卽聖化之人人深者以擬之也夫王者以德感人亦以德歸之觀弟子之受命於先師也其悅服之誠一而已矣孟子之意謂夫慨自王澤竭而諸侯仗義在上者始肆其力以讐服天下之危民而民心之不與卒亦叛而去之盍觀之王者乎彼王者以德行仁於天下而不應後志不待大國而自威以仁施政於四方而愛戴歸往不假兵力而自肅若此者非王者有所

媚於民而民有所私於王者也蓋其愛慕起於中孚而用附之忱皆由於中心之願其在君子也玄黃以昭德其在小人也簞食以迎師固有未動而民信者豈待已日而後孚哉歸仁本於所欲而成服之念適原於由中之誠其未至也曰奚獨後予其既至也曰后來其蘇固有不令而民孚者豈待革面而後從哉是其上之感之者誠也王者無心也下之戴之者誠也王者之民無心也不猶七十子之在孔門者乎蓋孔門之徒惟七十子之學也

爲速肖故惟七十子之服也爲至誠觀其當時則優游於名教之中視之猶父而竭服勞至死之義從事其無隱之教悅其成已而篤就養無方之誠不特逐於魯圍於陳蔡蒙難而不忍去也雖至於浮海之往則固起其樂從之志矣不特從於荆會於夾谷師事而不忍背也雖至於既沒之後則固動其思慕之情矣常變不更其志存亡不二其心而民之服王者亦猶是也故王者明此德於南面雖不恃乎力而民之服之者初不在乎力也孔子

明此德於幽居雖不假乎力而七十子之服之者尤有甚於力也故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吾嘗觀戰國之際天下方務於攻伐度地量民以稱雄宇內故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服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乍廢乍興強者用事雖秦至定天下猶再世滅亡然後知周之大不能邾莒民猶不忍叛去者文武大德之入人深也豈勝廣之能始亂劉項之敢窺閔哉王伯德力之效較然彰明矣故君子觀周秦已然之迹惟慎其所以服人者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大賢卽人君所以仁君子者必著其名而紀其數也夫圭田國君所以仁君子以儉鬼神也然必五十畝者取足以供祭祀之需焉耳矣孟子答畢戰井地之問至此其意以爲古先聖王之統理天下也上有卿大夫之屬下有庶士之倫分治建極以寄股肱耳目之司者也故不徒隆之以禮豐之以祿而圭田制焉豈後世犬馬土芥視其臣下者等

哉是故設官分職爵以馭其貴矣而祭典不逮於羣下非所以厚百工也制圭田以敬其所尊而達其饗親之念建官莅事祿以馭其富矣而大禮不行於臣庶非所以崇孝道也定圭田以隆其所事而遂其孝思之心粢盛於是乎供衣服於是乎備而皇皇無田不祭者至是始得以反本報始而精意以享其先豈特內顧之無憂焉已哉犧牲於是乎成籩豆於是乎列而無財不可以爲悅者至是始得以追養繼孝而明禋以格其廟豈特養廉之

足給焉已哉然圭田之數維何亦曰五十畝耳夫卿大夫固尊矣資圭田以殷薦乎祖考者下觀之士其孝同也士固卑矣資圭田以孝慈乎祖廟者上觀之卿大夫其心一也故度德以定位國家之盛典也而仁人孝子之不敢儉其親者不可以德而殊以位而別也程能以布職官人之大序也而百寮臣工之不忍薄其親者不可以能而差以職而異也如或于卿大夫而隆之於五十畝之外於貴賤不可謂無列而百姓之所以賦乎其上者有

常數多與之濫吾恐國計困於不充如或于士而
殺之於五十畝之內於小大不可謂無紀而君子
之所以祀乎其先者有定禮寡與之吝吾恐祀事
廢於不備故上而量度於出入之需下而審察乎
禮祭之宜無貴賤無小大而定於五十畝之數以
爲厚下之恒典制祿之大經也滕王誠舉而行之
吾知百官仁孝以報其親則必忠義以事其上卿
誠於惠疇亮采大夫誠於夙夜浚明士誠於分猷
共念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在內足繫社稷之重去

國不忘舊君之服卿大夫士之報禮亦重矣由是
觀之上之所以厚下者亦上之所以自厚也人君
何憚而不爲哉降及下世不惟圭田之制無聞而
與之以祿不足充其仰事俯育之資無惑乎盜臣
聚斂之臣接迹於天下也是其過不專在臣亦人
主使然也故觀人主御臣之道而識國家治亂之
原云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
也

大賢表聖人之行與言而皆無所倚也夫聖人行足法而言足則一自然而然也夫焉有所倚哉孟子表性之者之事以爲祿以命德世之修德以要祿者何限也言以顧行世之謹言以飭行者何限也此怕人之情而非性之者之聖也以性之者之德觀之至誠體經常之德而一私之不存無妄貫庸德之行而率履之不越人見其德之不回而天祿之共不能外焉遂以聖人修德以爲得祿之階也殊不知其大德之無爲而何思何慮皆自然之

能事安行之無我而不思不勉悉中道之從容玄德升聞足動其命位之忱者無心也潛德輝光足起其詔祿之懷者無心也謂其天爵修而人爵從之則可謂其修天爵以要人爵則不可謂其良貴盡而人貴從之則可謂其盡良貴以要人貴則不可夫豈有意於得祿而爲之哉設日盛德無得祿之理而聖人之德亦不回矣以性之者之言觀之詞以達意而忠信可孚乎萬邦發之由衷而精神可通乎天地人見其言之必信而躬行之下悉相

符焉遂以聖人信言以爲飭行之地也殊不知其
英華發於和順之積而德音之秩自昭其明徵之
詞精蘊洩於至德之藏而文章之陳自達其止信
之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非耻躬不逮也順以出
之吐詞爲經非先行其言也謂之有德必有言則
可謂之耻其言而過其行則不可謂之因言以示
蘊則可謂之慎於言以敏於事則不可夫豈有意
於修行而爲之哉設曰嘉言非修行之方而聖人
之言亦必信矣是知德之不同者聖人之分也祿

在其中者聖人之餘也言之中乎者聖人之華也
行之顧言者聖人之寔也噫此性之者之事也未
至者宜何如固不可有干祿之心必修德以豫夫
得祿之本若行不正而率意妄言不謂之妄人矣
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可不慎與故善學聖人者亦惟慎樞機而已

論

汲黯矯制發粟

君子之事君也豈特拘法牽俗唯唯聽命哉必將

有經邦濟世之猷佐王安民之術而論於法之外者也是故功成而名不毀法變而君不罪豈與委儒鬪於大較不權輕重循軌信度不敢少變宜民者等哉故上能效忠盡義昭明王布德施惠之政下能賑貧周乏蘇須臾無死之民萌中能通春秋之大義出疆利民專制之權古所謂達變之士非邪昔漢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汲黯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或曰人君創制立典示天下定守人臣當以法盡職不敢奸王之章汲黯發河南之粟於民得矣非以奉天子之典也使請命而後舉之夫誰曰不宜噫此非所以馳域外之議越拘攣之見者也且河南去長安甚遠若必待君命則民將轉死溝壑無餘矣雖有發粟之惠亦無及也甘延壽陳湯矯制破單于君子猶美其功况汲黯之所以子惠元元安寧海內者乎吾嘗考春秋之義聖人書遂之旨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也由是觀之利害出於一時而制於千里之外於此而拘制守法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也上不足以利國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於此而矯制變常所謂守經事而不知其宜也是故汲黯之發粟上考之春秋與齊宋之盟一也下擬之漢世又非特宜威外國已也若必以矯制之法律之則結之盟春秋何爲美之而汲黯亦遂之倫邪夫策不通方者俗吏之守也猷必順變者知士之權也時易勢順俗吏守之而有餘若適遭變亂亦將何以康時乎故矯制發粟上宣天子之大惠下安人民之流離誠非汲黯不能也且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宜賢聖不能同况出疆之際而猶欲區區於法制之間非所以達時而通務也故君子苟可以利國不一其用苟可以利民不拘於法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苟區區於法之中安能盡法之意邪故遵制者順也

矯制者時也矯制於無事之時者亂也遵制於變
故之衝者愚也河南傷水旱或父子相食變已極
矣猶然執守不移豈不失之愚哉故曰智者創制
愚者守焉是法制所以一天下之愚者也豈可以
此而槩責汲黯哉且制者上之道揆人臣之法守
也道揆既定上自王公卿大夫下至抱閔擊柝之
倫莫不蹈規襲矩無敢易之者故矯制者謂之不
軌汲黯豈樂矯制而蒙不軌之罪哉誠以循法不
足以宜民也夫固汲黯之不得已也若違法以立
功逆命以要名則與馮奉世破莎車何異豈不獲
罪於春秋哉

皇甫規耻不與黨人

古之君子名顯於當年稱施於後世者豈其矯情
戾性違道干譽哉吾嘗考其素履原其用心皆順
事無情隨其所值而安於其道而已矣是故苟可
以死不幸回而徼福苟可以無死不戕身以要名
豈若後世之士矯節拂經違俗高世欲自附於君
子之倫而顯名稱於天下后世者雖殺身滅性亦

將爲之而不悔噫使必殺身滅性而後可列於君子之林以顯名稱於天下后世則是君子之道爲人士之桎梏也非有矯情戾性之徒其孰能由之昔漢桓帝之時張成誣陷李膺等及連坐二百餘人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度遼將軍皇甫規以西川豪傑耻不得與上言自陳其罪噫皇甫規之耻何心也豈不以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構名干譽此皇甫規之心也殊不知死者人之至重卒然之憂非君子所願也故有不

入不居避色避言以去亂免禍安有如皇甫規重其名不有其躬欲與海內人譽之徒共斃而不悔是非孟子所謂傷勇者哉且君子之誣陷於小人也猶幸善類之不盡滅顧乃自戕其躬豈非益殄其類而佐小人之凶邪夫君子之有小人猶陽之有陰也吾嘗反覆大易剝復之義而知陰陽消長之機君子小人存亡之故矣剝之諸陽皆盡惟上九獨存聖人係之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幸陽類之不終絕也復之初陽蓋甚微也君子

至日閉閔以養之皇甫規無乃欲盡剝夫陽其未
聞大易閉閔之旨乎愚嘗考志于伊尹誦言于仲
尼伊尹樂道畎畝幡然應湯幣而起曰予弗克俾
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皇甫
規之耻果爲君邪爲民邪仲尼曰邦無道穀耻也
桓帝之時無道之邦也皇甫規不知無道穀之可
耻而汲汲與黨以成名抑獨何與迹規之耻直好
名耳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君子之大道仁義而已
矣魯論曰殺身成仁規之殺身非所以成仁也鄒

書曰舍生取義規之舍生非所以取義也由規之
心而觀之不耻不仁而耻黨不與不耻不義而耻
名不立君子將誰與之也申徒狄之抱石鮑焦之
立槁其心一爾且君子之行不同而死生之道亦
異故不必於生不必於死惟其是而已矣若進生
者退死者柔懦之夫將藉口焉進死者退生者輕
生之徒將寘力焉皇甫規其亦輕生之徒乎慕虛
名而卒斃其躬君子何貴哉昔管仲不死子糾之
難仲尼與其仁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若必死而後可以成名則
 管仲不足大而召忽亦比干之仁乎孔子其奚諒
 之夫孔子之諒召忽而召忽猶有死君之名爾而
 皇甫規之死何義哉稽伊尹之志則規非君民之
 耻也徵孔孟之言則規非仁義之徒也守匹夫之
 諒蹈傷勇之戒效申鮑之節不知管仲之仁曷足
 列于君子之林而流名稱於天下後世也故君子
 當小人構難之凶如規之於漢也亦惟仗義飭節
 秉正不阿而又厚集君子之勢示之以公包之以

量徐散其黨使善類不至終窮此其上也不然抗
 言犯威疏李膺之寃暴張成之惡以死強諫抑亦
 可為也意者亦捐官辟難亂世不居乎此三者顯
 名美稱也此而不為顧欲與黨人共斃以成名不
 謂之矯情戾性之徒者哉雖然殉利乘便眾庶之
 恒情也喪元收名志士之激義也耻不與黨皇甫
 規其志士乎三代而下聖道久湮中行寡徒君子
 於皇甫規猶有取焉

表

擬頌

賜川扇鱗魚廷臣謝表

伏以

風動八紘盛世懋草偃之化波清四海王臣
應

龍飛之期仰承西蜀之珍兼

錫北溟之味雲開雉尾感切吹噓日繞

龍鱗情深踴躍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五

明制噐虞舜垂視遠之規中流躍舟周武邁

興業之迹指揮蜀漢職諸葛之雄風於努靈

池見文王之樂育黃香顯名於侍枕王祥著

孝於卧冰製出蜀都爛昭絲繭貢來采石香

溢金壘雲羽輕搖川嶽為之焱動天網弘布

河漢為之却流風伯爭雄海若效順明月上

燦七曜清風徐來碧鱗高映五雲大海無潤

文九華扇豈必曹植千歲鯉奚慕詹何際遇良

難遭逢甚盛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

林子全集
表
至仁風鼓庶物

盛德海涵萬民

文命誕敷民氓解愠道義有獲

聖情忘筮

秉乾剛而闔闢惟時

享玉食而鹽梅互用

執柄御下四夷風應而從

結網羅賢群才魚貫而進

聲聞具達於海內

睿哲戒察乎淵中發惠風而常新豈臨河而徒羨

乘涼奚暇於便

殿遠遊深陋乎觀棠

披憤世之襟香風清徹萬戶

試調元之手

玉盤恩降

九天三伏炎蒸有無千古雲龍際會竊念臣等蒲

箴微材江湖蠢質歌薰風而忘

帝力度龍門而思

禹功乘風舞雩嘗慕曾點狂志觀波潮海遠宗韓
愈忠誠團扇徘徊觀魚自得頓回炎氣幸分

大

殿之涼深愧素餐屬厭小人之腹敢不仰

下風以宣化浴

大海而承流痛戒熱中甘勞赤尾謂垢面鮮耻
雖碎首其何傷謂強項誠忠寧墜腹而靡悔
進賢不徒謀面犯諫直欲批鱗伏願
求舊篋中用人切棄捐之念

爨和天下論道悟優游之機草木颯颯於和風
鮒魚洋洋而縱壑卷中天之炎熱於變黎民
洗外夷之腥膻澄清

聖化

臣

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賜金蓮燭送蘇軾歸院謝表

伏以

烈火流金光回西飛之白日紅蓮吐蕊燦奪
北拱之文星上映丹陛黃扉奚誇曜夜之璧
下虛千山萬壑漫侈明月之珠浮煙則六合
生雲垂照而四海如練光含玉樹恍若扶桑
之朝暎紅射銀河宛似咸池之初景烜赫乎
宇宙鮮麗於虹霓疑東方之啓明豈西冥之

含燭茲蓋伏遇

○○○○

性秉金瑩

澤潤蘭膏

陽德賁於中涵

乾仁煥乎殫被人擬

成王之在位君道章明時承

大姒之徽音母儀顯著重宣

大祖之俊烈丕揚

五宗之耿光

大號渙而製電奔雷文華森乎七曜

成功巍而倚日薄月制作烜於兩儀

昭令德於後昆

軼神明於邃古

鴻名可與金烏比曜

駿業直共玉兔爭輝爰開

萬戶而星臨朱薨夜朗仰觀

九霄而月傍玉壁霜鮮入

便殿謬荷文章之珍奇歸翰苑辱

賜金蓮之垂照竊念臣軾誦經囊螢分光鑿壁

講道則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論政若察

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忝蒙刻燭之選濫預

紀火之司下

殿而舞蹈揚輝歸院而顧盼生色幸丹心之不

昧敢有遁情拖玉珮之陸離期無愧影庶近

天子之光不負

陽丹之照伏願

觀火若明畢照羣邪之膽

晞景迴灼悉達萬物之情

盡心救荒耻梁王之小惠

焚身禱旱法商后之至仁叛混茫而華夷春輝

騰景光而草木陽艷四海有耀微臣增榮

臣

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稽首術謝以

聞

林子全集文畧

傳

八閩莆陽林兆恩著

陳玄傳

陳玄墨也

陳玄者絳人也其先墨子當戰國時病儒者不寬

大倡兼愛之教視天下之不足甚已之急至摩頂

腫為天下利於是人咸德墨子及齊威王時即墨

大夫世傳墨子之苗裔居即墨田野闢人給家足

齊威王以即墨大夫能紹墨子術大似墨子封之

萬家賜姓陳氏玄即即墨大夫四世孫亦世墨子

業爲人堅正廉直不爲皎皎之行又喜著書入秦
祭始皇愛之不甚篤會秦下逐客令李斯與在逐
中李斯乃資玄爲書諫始皇始皇寤乃除逐客令
復李斯官玄由是顯名諸侯始皇乃厚遇之天下
八士識不識爭交驩玄丞相斯中車府令高至尊
貴寵幸也玄倨傲見丞相斯中車府令高是時大
臣諛佞取容玄獨剛正自持始皇遇玄日益親有
惡玄於始皇者曰玄非人情難近宜斥逐之忍其
身又安顧陛下始皇問玄玄謝曰墨道兼愛摩頂

腫利人反不爲陛下利邪且臣縱愛身柰天下何
始皇然其言每親決事衡石程書使玄爲掌記及
圖畫號令書詔悉任玄玄昭昭爲天下憂不足至
廢食飲惟飲水嘗與中山人毛穎游會稽王褚先
生家三人友篤遂結爲刎頸交玄過會稽輒有遺
迹又飲水石溪濱無晝夜石上露坐於是稱石溪
道人云毛穎時時之石溪上招玄往會稽玄卽與
俱往公卿貴人甚敬重之後始皇崩胡亥爲二世
皇帝問丞相斯中車府令高及陳玄曰吾願肆志

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高皆阿二世
意惟玄默然不答二世怒曰墨道期不爲身欲令
朕胼無肢脛無毛邪遂誅滅玄毛頴乃收玄尸葬
之會稽山後玄子孫徧天下惟絳寂爲盛多
林子曰陳玄身狗天下人士皆利賴之及爲始皇
寵異名揚身尊士遂言其短傳曰邦無道其默足
以容玄工閻沕之行不能守其黑故及於難儒墨
猶方圓之不相入玄與儒者親若膠漆至老死不
能離所謂逃墨歸儒非邪

賦

三洲賦

考明郡之山川惟三洲其信美察地德之靈奇
羗發流之清泚羣峰崔嵬而旋向四明翠嶺而
西峙上控巨湖渺瀰漫森東赴渤海湯瀕浩漭
平岸倭夷幽岫窈窕甘泉溜其址梢雲標其嶠
瑤珠潛其中怪石肆其表禽鳥間闕而林棲鳧
鷺羣戲而水浮岡鳳引雌而翔舞竹鷓啄實而
夷猶鼃鼃雲晴而出曝蚪龍波湧而嬉遊珍果

應節而敷榮靈卉翦鬱而靡風名花璀璨而垂
珠弱藻參差而青葱瓊木琪草寔繁有叢吐英
抽萼雜以碧紅澄澹困泫溘潭影空而澄心朝陽
流映晴宇微風起而渙鱗潭影空而澄心朝陽
冬燠幽谷夏陰王喬憇崔於山椒交甫喪珮於
江濤安期蟬蛻於霞谷綺季恬心於雲岑盡人
神之美麗乃靈僊之窟林說築兮傳巖尹起兮
有莘明山兮毓靈篤生兮
異人道高兮邃古文郁兮先秦司直兮

帝庭薄遊兮旣闕正直兮長孺蹇蹇兮

王臣聽理兮釋之德降兮懷民驂螭兮婉婉駕鳳

兮翩翩斗柄兮爲麾格澤兮爲旃羲和兮秉轡

望舒兮揚鞭豐隆兮護後飛廉兮導先竭來兮

閶闔謁帝兮九天玉童兮灼約神女兮便娟靈

媧兮吹笙宓妃兮鼓絃觀瑤池兮王母招清都

兮羣仙餐長生兮神藥吸華池兮靈泉旦戾兮

扶桑夜宿兮泰濛逍遙兮丹炮相羊兮空同元

天兮觀日歡樂兮無窮遨遊於八紘之外弭節

於三洲之陽探玄二老考道義皇夕餐落英以
自潔朝取墜露以爲漿繁飾茵桂順飈揚芳或
振衣山巔或濯足洲中或高歌擊棹或長嘯凌
空或鳴磬水泚或散髮松風或冥觀物外或幽
揆玄同識自然之靈境暢高情於域中亦何羨
於十洲躡方外之荒濛

書

擬漢戾太子自辯書

豫陽公試題

臣聞周王寵褒姒宜曰出奔晉公安驪姬申生經

死今臣之賢不及宜曰申生讒臣者甚於褒姒驪
姬願陛下無爲周王晉公之聽日者江充與臣有
隙會巫蠱事起欲中臣危法上白宮中有蠱氣陛
下令充典治之充得成其奸使臣坐受不道之罪
朝廷人人無不爲臣危臣以陛下至明且愛幸臣
必不信充臣熟慮之卽自驚怖何則春申君適子
甲愛妾余欲殺之嘗讒甲於春申君春申君信余
遂殺甲夫春申君於甲至愛也然必殺之者讒言
之蔽也會參居費人告參殺人參母投杼踰牆而

走夫曾參之賢而母信之亦猶卒惑浮詞由是觀
之訛言孔將子母相疑臣恐陛下爲臣投杼而臣
同甲之誅也故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聖明猶豫臣
子自危臣親則陛下之子義屬君臣臣雖不肖頗
識忠愛何遽至以其身爲殘賊哉宮中桐木人實
充邪謀臣聞之亂臣奸辭以蔽主大君秉明以察
下江充讒賊天下莫不知巫蠱事臣不必深辯陛
下卽趙太子事而觀之則臣心卒白今江充鑠金
銷骨之謀已成伏望陛下詳察母使臣之禍危於

趙太子也臣自念少小立爲皇太子及冠就宮陛
下設博望苑通賓客從臣所好恩至厚也萬死不
足報稱卽廢棄臣固所甘心不辭豈忍動邪計賊
君親以不道伏誅爲天下後世笑哉臣伏觀陛下
撫中國莅臣萌海宇之內教化洋溢懷生之物欣
悅樂康殊俗遠咸被休德而直宮牆之內父子
之間恩有所不宣情有所不聯讒人朋興骨肉傷
離是臣獨不得與羣生共沐聖化也臣不難伏鎖
以明心剖胸以暴志直以昔者三叔流言周公旦

出居東既成王啓金縢得周公旦代寧王書罪三
叔反周公旦使周公旦不忍忿忿卽自裁後成王
雖悔悟無益臣恐臣死之後陛下傷臣非罪哀悼
臣故敢以書聞願陛下之豫察之也

擬秦太子扶蘇自辯書

豫陽公試題

臣扶蘇冒死罪上言陛下威德甚盛誅暴亂起諸
侯兼六國守縣之中罔不賓從黔首喁喁嚮化萬
世孫子循業樂成雖古堯舜不過也臣不能上承
聖意觸天威是丹朱不肖堯商均不肖舜也昔先

王道德治功載之詩書后世循之則治悖之則亂
儒生誦法孔子陛下所當日夜共稽古論治今皆
重法繩之坑之咸陽臣前恐天下不安故上言極
諫陛下不察遂謂臣誹謗臣聞之君有爭臣父有
爭子故能長治宇內垂譽無窮也臣竊觀六國之
君不長久其國者滅先王之道擯天下之賢也今
始并兼諸侯海宇未定陛下不以此時法古振黔
首之急而務循六國之迹此臣不敢不爭也且詩
書之道輟而異端之術昌於世矣誦古之徒擯而

毀聖之朋列於朝矣惟明主能塞卑亂之道循古
先之法故治昌而名美也盧生等誅死羣臣莫諫
臣少布款款之誠謂陛下親幸臣可得無罪不虞
陛下責臣之深也夫聖主不諱惡以納諫臣子不
避死以進忠臣前上諫陛下干鈇鉞之誅陛下不
死罪臣令出監蒙恬軍上郡臣且喜幸無他刑何
敢怨望今反當臣重法因數臣罪惡臣伏以詬莫
大於不孝罪莫烈於死刑顧臣寔無罪卒蒙詬名
而戮死於非刑非臣所甘心焉故敢以書聞

終

